

有哪个瞬间曾让你难以抑制的 想哭？

离婚那一年，是我最落魄的时候。房东看我是单亲妈妈，怀疑我是那种职业，说要是她发现我有带「男人」回来，她立刻报警抓我们。

当时全身不到五千块，租了一个老旧的次卧，我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一起住。

为了省一百块的月租，和房东还价到当着女儿的面哭出来。

房东老太怀疑我，说那种话的时候，女儿就在我怀里面哭。

那天起，我就暗自发誓，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

多到，再也没人敢指着我们娘俩的鼻子说话。

那几年，我拼了命的挣钱。下了班，还要继续去做兼职。

每天，疲惫到脚步虚浮，心脏狂跳像是随时猝死。

但我不能停下来。每个深夜，回到那个狭小的次卧，看见女儿熟睡在那，我都这么告诉自己，你不能停下来。

或许是时来运转吧，那段时间，我遇见了我一生中最大的贵人。

我闺蜜，陆璐。

她是我单位新来的派遣工，劳务合同的那种。可一身的行头，却抵得上我三年的工资。

所有人都猜测，她要么是家里有钱，要么就是老公有钱。

第一次见面，是在饮水间接水，偶遇。

她走过来，突然问我，「你就是那个离过婚的女人？」

我诧异，我老公和我一个单位，离婚后他就离职了。这种事自然瞒不住。

可我和她又不熟，上来就说这个，我只觉得被冒犯。

她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站那摸着下巴回忆着：

「离婚是你老公提的吧，都说你老公很可能在外面养小三，结果连你自己都查不出小三是谁……保密工作有一手啊他。」

「关键你一分钱都不要，就图个抚养权，到底怎么想的？」她说。

「现在日子不太好过吧？也是啊，你中午在食堂吃那么多，应该是想把晚饭钱省了。」

伤疤被一一揭开，我恼羞成怒，「说够了没有？！」

「想挣钱吗？」

我怒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在我身后问了我一句。

「够你们母女俩做人上人的钱。」

2

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东西。

它可以让你愿意去听任何人说话。

哪怕，上一秒，她还在揭你的伤疤。

几天后，我请她在一间相对高档的酒店吃饭。

包厢有最低消费，看菜单时手都在抖。

那个挣钱的办法，她就是那时告诉我的。

「你知道吗，有一种钱，最好挣。」她说，「死人的钱。」

3

说起来，我的工作，就是管理死人的钱。

在这个城市，凡是企业职工。要是死亡，家属就可以来到我工作的窗口，领到两笔钱。

抚恤金，和丧葬费。

我管的，就是这个钱。

我也是这个时候，才从她口中知道。单位的系统里面，存在一个漏洞。

简单点说，利用这个漏洞，我可以让死过的人，「再死一次」。

当然，这指的是在数据层面。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再发放一次抚恤金和丧葬费。

然而，在我动过手脚后，这些钱，最终就会流转进我的账户、我父母的账户、乃至，我在网上买到的多张银行卡里。

狡兔三窟，神不知鬼不觉。

「这系统，九十年代用到今天，非常老旧，你不用担心会被识别出异常，因为根本就没有识别功能。」她说，「何况人工审批一向都不严格，做好手脚，任谁都查不出来。」

「还有，那些人已经死了。」

她说着，竟然笑了起来，「死掉的人，上哪去发现这些事。」

4

我很清楚，这是在犯罪。

可是那个晚上，当我回到那间狭小的次卧。

我发现，女儿在装睡。

她脸上挂着泪。我再三问她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终于她坐起来，找了张纸。

她患有天生的失语症，说不出话，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平时都是在纸上写字和我交流。

「下午我的手碰到了同桌的衣服，同桌说衣服脏了，要我赔」她工整的字这样写着，眼泪滴到了纸上，「我手干净的，不脏的。」

后来，我哄她睡下，擦掉她眼角的泪。

都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我又何尝不知道，衣服只是一个借口。

那些小孩，只是在排挤她。只是因为她是班里最好欺负的，只是因为，她只有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妈妈。

那个晚上，我把自己闷进被子里，闷到快要窒息。以防止自己呐喊出来。

死人的钱，我挣。

6

从那以后，前前后后，三年吧。

我挣了有上千万。

这个数字，我自己都常常惊讶。

做一单不过几万块，但架不住这些年，我一直断断续续在做，积少成多。

这期间，我用父母的名义，买了房子；给女儿换了市里最好的学校，所有她想要的我都会给她买，哪怕最后只是当垃圾丢掉。

其实我知道，挣这种钱，手脚动得再干净，早晚有被发现的风险。

所以我早就在闺蜜的建议下，把绝大部分的钱，换成了数字货币，留给我女儿。

就算我被抓，哪怕我一辈子坐牢。

只要我咬死了不说，谁也不能从我女儿手里拿走这些钱！

她一辈子衣食无忧，锦衣玉食，什么代价我都认！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

「陆璐，没有你我挣不到这个钱……我应该给你返点才对。」

有一天，我对她说。

彼时我们已经成了闺蜜，她如往常一样，来我家给我们做了桌好菜，陪我女儿玩。

「不要给，一分钱也不要。」她说，「如果你给了，咱俩朋友没得做。」

「……为什么？」

我是在问，她到底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想帮就帮了，哪那么多问题。」她给我夹了一些菜，「尝尝。」

我闷头吃着饭，看着她精致的脸，甚至在想，她不会是拉拉吧？

对我来说，她一直很神秘。

我只知道她有钱，却不知道她的钱是哪来的；我在名册上看到过她的住址，可那只是她租的房子，多数时间里都空置着。

她对我太好了，好到，我无法去思考任何有关她的事。

仿佛，理所应当要有一个闺蜜对我这么好。

我真正明白她是谁，是直到半年之后了。

那一次，我们一起出国旅行。

她把我活埋进了土里，活埋在，离祖国仅半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是的，她从一开始，就在布这个局。

她挣的，也是死人的钱。

只不过，要死的是我。

7

那一年是 2015。

我们休年假，约好一起去缅甸旅行。

我还不知道，她要让我和我女儿，都死在那里，变成「失踪人口」。

9

应该说，我习惯了有闺蜜替我包办一切。

整个行程，全部是她安排的。

缅甸，小勐拉。

她说那里有最灵验的寺庙，去那里为我们的女儿祈福。

订机票，办签证，联系司机。她一手包办。

飞到西双版纳，乘坐私家车，去到打洛口岸。

穿过国门后，就到了缅甸境内。

有一些绿孔雀在国门附近游荡，我还拍了下来，告诉女儿，这是喻意前程无量的动物。

私家车只能送我们到这，在国门外，有一辆越野车在等我们。

司机是缅甸人，闺蜜用缅甸语和司机交流时，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只是感叹，她一定为这趟旅程准备了很多。

越野车走的是小路，短短半个小时，就到了小勐拉。

可奇怪的是，这辆车却没有在小勐拉市区停留。

我和女儿旅途劳顿，在后排昏昏沉沉睡着。

不知睡了多久。醒过来才发现，车已然离开了市区，驶上了颠簸的山路。

「这是要去哪？」我有些不安，问闺蜜。

「酒店。」她说。

「不在市里么？」

「到了你就知道了。」

说来可笑，那时候我还在想，可能她安排的是山里的特色酒店，离寺庙近的那种。

直到，渐渐地，我看见一个村寨坐落在前方。。

可我眯着眼睛望去，哪里是什么村寨！

木制的高台上，有持枪的军人！

这是一个缅北的地方武装！

道路的远处，荒地上，有一个挖好的深坑。

我不安到了极点，那是做什么用的？我还想问闺蜜，可她不回话了，只是在和司机用缅甸语交流。

神色，冷漠得可怕。

10

车停下，两名矮个军人，走了过来。

他们戴着血红色的臂章，持着枪管深黑的步枪。

闺蜜摇下车窗，用缅甸语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车门被拉开了。

漆黑的枪管探了进来。

我被枪口指着额头，被迫下了车。

怀里紧抱的女儿，身躯在发抖。

我小声安慰他，妈妈在这里，不会有事。可刚一下车，后膝就被踢了一脚，整个人跪在地上。

转头望去，开车的司机也下了车，却一点也不意外的样子，和军人打起招呼，抽起了烟。

瞬间，我懂了，全部都是安排好的。

而安排这一切的人……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闺蜜。

她往日的笑容不见了，眼神漠然，仿佛在看一头牲畜。

「陆璐……为什么……」我惊惧，同时也不解地望着她。

「密码。」她不回答，只是这样说。

我知道，她指的密码是什么。

这几年里，我挣的死人钱，早都换成了数字货币，准备留给女儿。

她要的，就是这些钱的密码。

我咬了咬牙，「如果不是在安全的地方，我不会说。」

我是在赌，我只能这么赌。

「你会说的。」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拍拍膝盖，站了起来。

我听见她对一旁的军人交了几句什么，有人上来，从我怀里强行抱走了女儿。

她双腿惊慌地乱蹬着，惊慌地发出了「啊，啊」的声音。

她在向我求救。

我绝望地冲上去，却被一名军人扑倒在地，挣扎中，后脑「嗡！」的一声，我瞬间眼前一黑，失去了所有意识……

11

……

闷热。

胸口很闷，缺氧的感觉。

我猛然睁开眼睛，剧烈地喘息着。

眼前，是绝对的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黑暗。

这里是哪？……

我摸索着，手心滑过很多毛刺。身下，是一块粗糙的木板。

我想要坐起身来，却瞬间磕到了头。摸了摸，头顶也是一块坚硬的木板。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光源闪烁着亮起，伴随尖锐作响的铃声。

一台手机，在我手边。

借着手机的光源，我终于模糊看清了。

我躺在一个极其狭小的木箱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拿起那台手机。

老式的诺基亚，键盘机。

只能确定这不是我的，界面上显示的也全部是缅甸文字。

接通后，电话那头，是我的闺蜜。

我听见她笑了一下。

「怎么样，土里的感觉？」她说。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意思……」

「你被埋进地里的时候，我就在边上看着。我算过了，加上我在箱子里给你留的一罐氧气，最多三十五分钟，你就会窒息死在这副棺材里。」

天啊。

我再也抑制不住，疯狂地尖叫了起来。

12

她只是平静地等着我结束惨叫。

终于，我渐渐停了下来，流着泪，绝望地捶打着木箱的板子。

「我女儿……」我啜泣着，「我女儿呢？她在哪？」

「密码。」她只是这样说。

「让我听见她的声音，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大吼着。

她沉默了一会，很快，我听见电话那天，传来了呜咽的哭泣声。

「小小。」我叫了一声女儿的名字。

那头的呜咽声激烈了起来，但是含糊不清。

我猜测，女儿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

「说吧。」闺蜜的声音。

我无力地摇着头，我始终不明白，明明一直是那么好的闺蜜，明明她一点也不缺钱。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为什么啊，陆璐，到底为什么……」

「是这样的，你老公爱上的那个女人……」她说，「是我。」

「有钱是演出来的，那身行头是租的，隔段时间就换一套，花不了多少钱。」她说。

「接近你，就是为了，让你去挣死人的钱。」

「为什么……」我仍然无法理解，无助地颤抖着。

她笑起来，「因为我和你老公，从一开始，就在等你挣钱啊。」

我彻底呆住了。

在那一刻，我全都明白了。

13

原来如此……

她竟然谋划了一场堪称完美的犯罪：

三年前，我丈夫和她出轨，和我提了离了婚。

但那仅仅只是这场大戏的开始，微不足道的一个开始；

我老公，是我的同事。

他还在单位时，就留意到了那个漏洞。

挣死人钱的漏洞。

他心动过，他知道用这个办法，挣到上千万，不是什么难事。但他还是放弃了，因为只要做了这种事，万一被发现，少不了要在牢里度过终生。

可有一次，他和她在酒店幽会的时候，他说了这个事情。

那点醒了她。

「何必自己做呢？」她说，「这不是有现成的劳动力么。」

于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就此诞生了——

我老公提出了离婚，官司打了很久。最后，我为了留住女儿，选了净身出户。

穷困，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疲于奔命。

挣钱的欲望，在心里疯狂滋生。

于是，她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她进入了单位，接近我，撩拨我内心的渴望，把挣死人钱的方法给了我。

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东窗事发。

她不过是口头教过我，哪怕我案发。证据在哪？谁会知道？谁能证明？

而那些钱，仅仅只是暂时「存放」在我手里罢了。

等到我挣够了钱，就是他们收成的时候了。

把我骗到这里，让我死在这里，变成失踪人口。

他们拿到密码，轻而易举，拿走所有钱。

就算在这之后，单位发现了我挣死人钱的事，报了警。

又有谁会去查他们？

只有我这个死人被通缉。他们却能在国内，用我的钱，高枕无忧地做富家翁。还能在公众媒体上惺惺作态，呼吁我早日回国，接受法律审判。

「说到底，你只是我们精心培养的……一株庄稼。」

她说，「现在，是丰收了。」

她把每一个环节都想到了，现在就只等我和女儿的死。

好一个坐享其成，清白到底！

说到自得处，她甚至笑起来。

14

「我告诉你的已经够多了，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她再一次提醒我。

我咬了咬牙，「让我出去，让我和我女儿到安全的地方。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那头的她，不屑的轻笑。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女儿也是。」

我愣了愣。

「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很好奇一个手术……前额叶切割。」

「知道吗，埋你的时候，你女儿一直在大哭大喊，吵得我头疼。」她说。

「我会找一根尖锐的铁棍，插进脑袋里，搅烂一部分脑子。到时候，她就会变成一条听话的狗。」她笑了笑，「特别安静，把她卖了都不会反抗。」

「当然了，这里没有麻药。」

「等一下……」

我祈求地话语，被打断了。

「五分钟。」

大脑嗡嗡作响。

我浑身都在发抖。

「说不说，你自己选。」

不顾我癫狂地咒骂，她挂断了电话。

15

我发疯地捶打着这具棺材。

纹丝不动。

妈的……

妈的！

她挟持着我女儿，这才是她肆无忌惮，把我埋在这里的原因！

妈的！！

棺材里的空气越来越闷了。

我用指甲掐着手心的肉，迫使自己冷静去思考。

有一点，我很清楚。

绝对，不能说出密码。

一旦拿到想要的，她绝不可能让我和女儿活命！

我摸索着，在这台手机里，找到了拨号界面。

我根本不知道缅甸的报警电话是多少，我拨了 110，又试了 86110，可是那头都只有机械的缅甸女声，应该是在说号码无法打通。

冷静，我必须冷静。

大使馆……

是了！如果我能查到驻缅大使馆的电话，向他们求救，哪怕我需要自首，我和女儿都还有机会被救！

然而这台老式的诺基亚，无论我怎么操作，就是刷不出任何网页！

是啊……这个女人，又怎么可能留给我一台能上网的手机。

该死的，该死的……

我无力地捶打着木板。

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响了。

我以为是闺蜜的，慌忙接通。

那头却是一阵缅甸语，年轻男人的声音。

只不过，磕磕绊绊的。

「မင်းရဲ့အမေ」

「ငါနောက်ဆုံးမှာဖုန်းကိုအရင်ဆုံးဖော်ပြခဲ့တယ်ဆိုတာငါသိလိုက်ရတယ်။」

我完全听不懂，看了一下手机号，不是闺蜜打来的。

「Help! 」

（救命！）

我只能寄希望于他能听懂英语：

「Help! We were kidnapped! Call the police! 」

（救命！我们被绑架了！报警！）

「မင်းရဲ့အမေ! 」

完全鸡同鸭讲，电话那头的男人根本不像是能听懂英语的样子。

他还在说着我听不懂的缅甸语，我想起了什么，匆匆挂断。翻起了这个手机里的拨号记录

——我要一个个试过去，只要有一个能听懂英语，我们就有机会得救！

可这时候，那个号码又打了过来。

我挂断，没找到屏蔽号码的功能，又打来。

我急躁地接了，那头还是那个男人，在说莫名其妙的缅甸语。没完没了！

我也火了，「甘凌娘！打什么打？！！」

那头明显的沉默了一下。

「中国人？」男人说出了一句标准的国语。

我愣住了。

16

他干咳了一声。

「甭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他说，

「你孩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们只给你一个小时，往这张卡里打十万美金，否则我们就撕票。」

他说着，开始给我报一串卡号。

我彻底懵了，我孩子？！在他手里？！

我急忙打断他，「等一下！你确定吗？！她明明……」

他啧了一声，「不信是吧。」

电话那头，很快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哭声。

并不清楚，但乍一听，确实很像我女儿的哭声。

「妈妈，救救我……他们都在打我……」

小女孩的呼救，仍然是并不清晰的声音。

我呆愣了半晌，反应了过来。

我女儿患有失语症，怎么可能说得这样完整的句子。

我听说过这种骗术，境外有人专门花钱，录下小孩子的求救声。那些小孩的声音都很普通，没有特别的音色。被诈骗的人不仔细听，很容易误会成自己的孩子。

这不过只是一桩诈骗电话。

「一个小时，如果你敢报警，我们立刻撕票……」他仍然在卖力表演着。

无论如何。

这个诈骗犯，是我眼前唯一的希望了！

「你……你等一下！钱的事情好商量！多少都可以给你！」

「很好，我也不废话，钱到放人……」

「你听我说！」我打断他，「我知道我女儿不在你手里！我也知道你是在诈骗！」

「我女儿已经被我闺蜜绑架了，我时间不多，她随时会对我女儿动刑！」

我慌乱地说着，「问题是我被活埋在一个军寨附近的棺材里，我出不去。」

「所以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女儿！明白了吗？！」

「你在国内还是在缅甸？……不，不重要，帮我给驻缅大使馆打电话，给缅甸警方打电话，都打！全部打一遍！让他们来救我们！只要我女儿得救，我把我这些年所有钱，全给你！有上千万！」

我喘着气，那头久久没有回应。

「求你了……」

「你等会啊……」他明显懵了，「你被活埋，完了你女儿被绑架……」

「对！」

「然后你孩子还是你闺蜜绑架的……」

「是的，我过了，全是真的！」

他长长地感叹了一声，「你可真能瞎寄吧编啊……同行？」

我哭泣着摇头，「你可以去查，我叫程雨桐，你干这行一定能查到我的信息，求求你……哪怕你只是给我一个缅甸的报警电话……」

然而下一秒，他挂断了电话。

棺材里，死寂重新降临。

我崩溃地撞着头。

胸口很沉闷，是空气里的含氧量越来越少了。

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

急促的电话声响起，打断了我的思考，仿佛催命的讯号。

是我闺蜜。

18

我颤抖着接起。

「时间到了。」她说。

「不要。陆璐，不要……」我祈求着，「她把你当成干妈——她把你当成另一个妈妈！」

「然后呢？」她说。

我愣了愣。

「我给你时间了。」她说。

我听见了金属碰撞的声音。

电话的那头。

爆发出了我女儿强烈痛苦的呜咽声。

我知道，她是在用尖锐的金属，往我女儿的头颅里钻。

我发疯地撞击棺材，「停下！停下——」

「最后给你三秒！要进她大脑了！」她大喊。

「三」

「二」

「一」

.....

「我说！我给你密码！」

我哭泣地大喊着。

我已别无选择。

19

我报给了她一串数字。

她在那头操作了一会。

「打开了。」她笑了一声。

「你已经拿到你要的了，放了他……那也是他的孩子，你别忘了那也是他的孩子！」

她却没有理会。

「两个事。」她说。

「第一，人的头骨很硬，我刚刚只是用铁棍夹她的手指——我诈你的。」

「第二，你前夫说过，要把女儿带回国内，他会继续抚养她。」

「至于你……对不起，你不能活。」

我顿了顿。

我已没有选择。

「可以，可以！……只要你让她活着，陆璐，她很乖的你是知道的，她长大也会把这些事忘掉，不会记得我这个妈妈。」我双眼流泪，

「她有失语症，没法告诉任何人我们的事……她会是一个好女儿的！」我哭泣着，「如果你不放心，你把电话给她，我来告诉她，你没有伤害我，是我不要她了。她会死心塌地地把你当妈妈的！」

真是讽刺啊，想不到，这竟然将会是我和女儿的最后一句话了。

可是，闺蜜却打断了我。

「那未来，我和他生的孩子算什么？」她突然这样说。

20

我愣住了。

那头的她，不知对谁，说了一句缅甸语。

音乐声消失了。

车轮的山路颠簸声。

他们，是在一辆行驶的车上。

「到这里之前，我就改了主意，我会告诉他，他女儿因为剧烈反抗，被军寨的人误杀……怎么样？」她说，「谁都找不到证

据。」

「死人，又怎么能告密呢。」

「最后和你女儿说句话吧。」

车停下了。

她解开了我女儿的嘴。

「啊……啊……」

她依然只能发出这样恐慌的声音。

我流着泪，祈求闺蜜放过她。用力在木板上磕着头。

「妈……」

突然间，我听见了她艰难地发出了音节。

「妈……妈……」

她艰难努力地说着，像是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只想让我听见她叫我。

「妈……妈……」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叫我妈妈。

一声枪响。

一具年幼的身体，被人踢下了车，在道路上无力地翻滚。

我再也听不见，我女儿的声音了。

21

她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紧紧地握着。

时间过去了多久？

我不知道，黑暗中，我仿佛已是棺中死尸。

一直到。

我手中的电话重新响了起来。

是刚才那个诈骗犯打来的。

我看着它，久久地看着。

我对这个世界唯一的牵挂，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个女人，我要她死。

我剩余的生命不多了。我也很清楚，被困在这具棺材里，我做不了太多事。

可我一定要想尽所有办法，让她为我们陪葬！

我低下头，在下方，看见了她提到过的氧气瓶。

登山用的那种，1L 的量，最多，能用 30 分钟。

我努力伸出手，够到那个瓶子，打开，在这氧气所剩无几的棺中，用力吸了一口。

猩红的双眼，瞳孔收缩。血液，涌进大脑里。

21

我接通了电话。

我没有说话，我在等他开口。

我需要了解更多他的情况。

现在，他是我唯一能利用的人了。

没多久，那个男人，踌躇地开口了。

「那个，国内……出新闻了。」

「有人报案，说有三名女性，在国外失联。失联名单里面，有你的名字……其中还有个是小孩。」

「据说，你前夫报的案。」

做戏做全套，这真像他们的作风。

问题是，这个男人打电话回来，是为了什么。

「你想问什么？」我说。

「那个……真有上千万啊？」

22

我笑起来。

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东西。

它可以让你愿意去听任何人说话。

哪怕，上一秒，她才将他的骗术揭穿。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这样问他。

「啊？……我叫陈钰。」

「陈钰，你在国内还是在缅甸？」

「我就在小勐拉，干这行嘛，没办法……」

我该当庆幸，他就在这座城市。

脑海中，一个计划渐渐有了雏形。

让她死无葬身之地的计划。

「陈钰，你手机有录音功能吗？」我说，「辛苦你，把录音功能打开。」

「什么？」他愣了一下。

「打开录音。」

那头沉默了一会，应该是在操作，「好了。」

「我叫程雨桐。」我说。

「你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死在棺材里了。」

我说着，报了一串自己的身份证号。

「我被我前夫和我闺蜜，骗到缅甸旅游，活埋进了土里，逼我交出了所有钱。」

「我的女儿，被他们杀了。」

「证据是，我的尸体。」

「我被埋在一个地方武装的军寨外面，离祖国不到百公里的地方。」

「我记得，是出了小勐拉，向南开，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全是山路。我的尸体就在这。」

「只要找到我的尸体，就能证明我的话是真的。」

我顿了顿，说起了下一段话。

那是说给陈钰听的。

「陈钰，是唯一愿意帮我的人。」

「我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我自愿将我所有的合法遗产，无偿赠予给这个男人。」

「此刻我头脑清醒，没有受到胁迫，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重复这段话三遍。」

我重复了这段话三次，合法遗产，全部无偿赠予……

我知道，这种赠予的话，没有多大法律意义。但是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了。

那头的陈钰，完全懵了。

「你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帮你……」

「接下来，就是你帮我的时候了。」我说。

「我需要你把关于我前夫和闺蜜的那段话，发给国内的媒体，越多越好。」

只要这些话被报道出去。

我那个躲在国内的前夫，他一定逃不过制裁。

但是，这还不够，远远不够。

那个女人，那个教我挣死人钱的女人……

「我要你帮我的第二件事……」我说，「帮我杀了我闺蜜。」

23

他沉默着。

我知道，这个要求他很难同意。

这是我最后的筹码了——

「你知道，我说的那上千万，现在在哪吗？」

我说，「就在她的手上。」

是的，我的那些钱，早就被我换成了数字货币。

然而，保险起见，我将那些数字货币的私钥，加密存储进了一个硬盘里。

她想拿走我的钱，就必须先打开这个硬盘，拿到私钥！

最关键的是，先前我告诉了她密码后。她是经过了一番操作，才确认了密码是正确的。

这就说明，她刚刚是在尝试打开那个硬盘。

那个装有上千万的硬盘，此刻，就在她手里！

「杀了她，不仅仅是帮我，那几千万都是你的。我国内的那点遗产，根本比不上。」

「上千万，够你在缅甸做土皇帝！」

24

可他仍然沉默着。

久久地沉默。

「求你了……」

这种时候，一个绝望的母亲，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女儿……」我说。

「我女儿有失语症。」我哭泣着，「今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她叫我妈妈。」

「我还想听见她跟我说话，我还想教她唱歌，陪她说好多好多的话。」

「我好想听她再叫我一次妈妈。」

「可是我再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了。」

他只是沉默着。

徒留我绝望地哭泣。

心已然沉入了谷底。

她杀了我女儿，把我女儿的尸体踢到了马路边。却就这么轻易地走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凭什么。

凭什么？！

25

「我……试一试吧。」突然间，他说。

我愣了愣。

「但不是因为那些钱……」

「我也有孩子。」

他顿了顿。

「我也有过一个孩子。」

我瞬间明白了过来。

倘若他有孩子，又怎么可能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捞这种充满危险的钱。

除非，他和我一样，失去过自己的孩子。

很可惜，他过去发生过什么，我已经没时间去问了。

混浊的空气，沉闷的棺材。

我吸着瓶中的氧气，心脏狂跳着。

26

「问题是……我怎么杀她，我都不知道她人在哪里。」

「我会告诉你她在哪。」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还记得，我和闺蜜最后易通电话，发现她是在一辆行驶的车上。

那个时候我就在困惑，这太不合理，她应该一直守在我棺材附近才对。

不然，要是我早早被闷死，谁来告诉她密码？她一分钱都得不到。

再往下想，甚至她都不应该把我活埋，而是拷打我才对，这样才能确保我在说出密码前活着……

但现在，我已经有结论了。

只有一种可能，也是一定是这个可能！

那个地方武装，和她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关系，只是收了她的钱，帮她做事。

杀人无非家常便饭，价钱谈妥自然能帮她办。

既然只是金钱交易。

她自然不敢在这里久留！

要是让地方武装发现她握有那么一笔巨款，她也活不成！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被枪逼下车的时候，她除了让我交出密码，其他什么话都不说。

所以，当看到我被活埋之后，她一定是带着我女儿，坐上了那辆越野车，原路返回国门。越快越好！

「陈钰，她正在往国门赶！」

27

然而陈钰却迟疑了。

「可是，我现在过去怎么来得及……难道我回国去杀她？」

「她不会回国的！因为我会让她主动来找你！」

陈钰不解。

应该说，我从未这么感谢过，自己遇见的是一个干诈骗的男人。

「你干这行的，一定有那种轰炸电话的软件吧？」

「有……有的。」

「我需要你给我闺蜜打电话，号码我会给你，你告诉她，你是军寨的人。你就告诉她，你们把我挖了出来，想重新和她谈价钱！如果不同意，你们就让我活着回国！」

我很清楚，放我活着回去，就是我闺蜜最大的死穴。

「那她一给军寨打电话，不就全露馅了吗……」

陈钰愣了愣，似乎是明白了过来。

「没错，所以你需要给那个军寨所有人的电话进行电话轰炸。这样，她没办法打电话求证，最后，她只能和你交易！」我大声地说着。

「她要去哪，由你来定！」

「等一下等一下……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军寨，光知道在南面……」

我咬了咬牙，努力回忆着，「我看见这里的军人戴着血红色的臂章，上面的图案有交叉的刀……」

「我知道是哪个了，可是……我哪能搞到里面所有人的号码啊，我最多只能搞到几个小头目的……」

这已经比我先前预测的结果要好太多太多了。

「只能赌！」我加快着语速，「我闺蜜也不可能所有人的号码，她联系的一定也是某个小头目，最多加上那个司机。我们只能赌，赌那两个人，就在你轰炸的号码当中！」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陈钰已经完全明白我的意图了。

「还有，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她是不是在车上！一定要等司机走了再诈她！不然她直接就能确认情况！」我做着最后的补充，「而且她手上有枪，但是到了国门附近，她就必须把枪丢掉！」

「妈的……」陈钰骂了起来，「要是让那个地方武装查到是我干的，我也得跑路。」

他说的是对的。

和我闺蜜的三年布局比不了，这完全是一步险招。

但是一旦成功，陈钰只需要等她自投罗网。

「妈的！」

陈钰挂断了电话。

「等我的电话。」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28

死寂重新降临。

我躺在棺材里，艰难地呼吸着。氧气瓶的氧气，吸一口少一口。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但我还不能死。

在我亲耳听见她的死之前，我不能死。

29

时间，从未这么漫长过。

我强撑着，让自己不要睡过去，在脑袋里，逼迫自己，思考任何可以进行思考的事情。

前夫提出离婚时那张冷漠的脸；

狭小的出租屋里，我把女儿抱在怀里时的温软；

我给她讲童话时，她脸上的笑意；

还有，陈钰。

30

其实陈钰，身上有很多东西，让我想不明白。

比如他一个干诈骗的，不打国内的电话，打缅甸的号码干什么。

我运转着大脑，猜出了些许的可能：

或许，从一开始，我现在用的这张卡，就是他在非法网上售卖的。

对他来说，这是完美的「肉鸡」——他能套取买卡人的信息，精准的实施诈骗。

而当这张卡能打通的时候，就说明持卡人身在缅甸，被诈骗后，自然求助无门。

万无一失。

又或者。

因为自己的那点良知，不想骗同胞？

也许吧。

如果我还能活命的话，我会去好好地向他要答案。

包括，他那个曾经有过的孩子。

多久了，为什么他还没有给我回电话。

为什么……

黑暗之中，爆发出了电话的声响。

31

电话那头，陈钰的声音。

「ငါ့ကိုမယုံပါနဲ့မင်းသူ့အသံကိုငါနားထောင်ခွင့်ပြုမယ်」

我愣了一下，他为什么是在说缅甸语？

随即我反应过来，我听不懂缅甸语，这他是知道的。

只有一种可能，这番话，他是在对另一个人说！

对谁？我闺蜜么？！

「ပြေ！」

「ပြေ！」

陈钰明显催促着。

我指甲掐着手心的肉，压低了声音，以免在棺材里有回音。同时装作劫后余生的虚弱状态。

「求……求求你们了，不要再把我埋回去，多少钱都可以……」

一瞬间，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缅甸语，听语气，是在咒骂。

咒骂他们违约，咒骂我还活着。

是我闺蜜的声音！

32

她的声音并不清晰。

我知道，陈钰现在还不可能抓得到闺蜜。只能是，他们在隔着电话交流。

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闺蜜的声音又消失了。

我和陈钰的电话没有挂断，却始终沉默着。

她声音消失了，是做什么去了？去给地方武装打电话求证么……陈钰说的没错，如果她一旦成功联系上那个地方武装，我们将前功尽弃。

我只能紧张地祈祷着。

33

许久，在电话里，我听见了电话铃声。

听动静，陈钰是接起了另一部电话。果然，他是在用另一部电话和我闺蜜交流。

我听见闺蜜的声音再次出现了。

我不敢出声，一直等着。

终于。

他们结束了通话。

「上钩了。」陈钰说。

我脊背大汗淋漓，早已湿透。

34

「你全都算对了。」他亢奋地说着，「她给地方武装打不通，只能选择相信，只能折返找我交易！」

听他那头的动静，应该是上了一辆车，正在发动油门。

「她没进国门，调头回来了！」他说，「我给她挑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她找了辆本地摩的往那去了，我现在也过去！」

「大概十分钟，就能赌到她。只要摩的一走我就动手！」

他顿了一下，「你大概还能挺多久。」

「不知道……十分钟，最多吧。」

「我……」他说，「我已经给大使馆打过电话了……但是，我不知道要多久……」

「没关系。」我惨笑了一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能撑多久，是我的事。」

他沉默了下去，那头只有汽车颠簸的声音。

「我可以……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什么？」

「你的孩子。」我说。

35

「打工的时候。」他说，「孩子跟我住工地，他跑出去玩，经过渣土车的时候，没注意。」

一起意外么……

「他是被害死的。」他说。

「开车那个人，是我同乡。」他说，「头一天晚上，他通宵打牌。本来他可以避开的，本来可以避开的……但是他睡着了，开着车就那么睡着了。我崩溃地爬上去，把他从车里拽下来，他口水还流在衣服上。」

他惨笑了一下。

「你别怪我不会说话，其实，挺羡慕你的。」

「什么……」

「你说，我能怪他么？是我自己没看好孩子，是我一心只知道钱钱钱，以为挣到钱给孩子就够了。把他带到身边放在工地，他爱干嘛干嘛。」他说，「你还有仇可以报，我想报仇，都不知道该找谁。那个司机吗，还是我自己。」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活，以后也，稀里糊涂地活。」

他不再说话了。

这通电话没有挂断，我们沉默着。

瓶中的空气越来越少了，几乎所剩无几。

我每隔几秒，只能让自己吸很小的一口。

可是棺材里沉闷的空气，让我十分困倦。

我最后一次试图拿起那罐氧气，却连喷气的按钮，都无力按下去了。

徒劳地尝试，一次次失败。

我双眼渐渐上翻，昏迷前，我似乎听见了他在呼喊着什么。

36

.....

「你放了我！我也可以告诉你密码！这样你不需要杀任何人！」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听见了我闺蜜的声音，像隔了整整一重山一样遥远。

电话里传来的，听不清。

可我怎么可能，忘记她的声音。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双手仍然无力按下喷气钮。

抓着它，在木板上磕了磕，磕掉了口鼻面罩。把按钮对准牙齿，用最后的力气，咬下去。

那是这瓶子里，最后一点氧气了。

我用嘴深吸着，强撑着意识。

「杀了她……」我艰难地开口了。

「你醒过来了？！」陈钰很惊讶。

「杀了她……我告诉你密码，趁我还有意识……」

「别杀我，密码我也能给你！」闺蜜大叫着，「你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一样能拿到钱！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不是吗？！」

「还有！还有！我不知道她和你说了没有，我单位有漏洞，可以挣钱！」她慌张地寻求着所有生机。

「我会继续把这个漏洞分享出去，让别的人挣钱！然后，我带着那些人来这里，就跟她一样，弄死之后钱都归我们！我分你一半，不，你要几成就几成！这些钱不会有风险，你可以拿回国做富翁！」

「我真的是打算这么干的，不信你看我手机，看我和我老公的聊天记录，我们真的打算继续做下去！」

「杀那些人也不用你动手，我来办！我有经验了！你只需要分钱就行！」

他没有出声。

似乎，是走到了一个无解的局面。

我和闺蜜，都只能等他做出选择。

37

很奇怪，这种时候，我反倒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是什么时候啊。

我记得，那似乎是刚离完婚，我带着女儿租房子，和那个房东老太讨价还价。被她指着鼻子怀疑我是那种职业。

我最终还价成功，但是却当着女儿的面哭了。

我抱着女儿，坐在那间空荡荡的小次卧里，悲伤地哭泣。

突然，女儿擦了擦我的眼泪。

她找来纸，给我写：

「妈妈是大英雄。」

38

「陈钰。」我用最后的力气，说着，「我活不了几分钟了……」

「我到了那边，我会去找我的孩子，也会去找你的孩子。」

「我会告诉他，你一直在自责。」

「我的女儿也会告诉他，他的爸爸，是个英雄。」

陈钰没有回答。

可是我听见了，闺蜜的声音，变成了挣扎的呜咽。

以及，喷洒而出的动静。

仿佛氧气瓶喷射气体。

她的气管被抹断，血液喷洒而出。

39

沉闷的棺材，纹丝不动的木板。

电话那头的陈钰，再次上了车。油门发动后，我听见他又接了一通电话。短短几句后，便挂了。

「找到人之后，电话轰炸我就安排停下了，那些小头目的号码，我给了大使馆。」他说，「他们刚刚谈好了钱，同意放人。」

他说，「我现在去你在的地方，去把那个硬盘给他们。」

说来，挺奇怪的。

那里面，装的都是死人的钱，现在却能用来救命。

「我过去，大概二十来分钟。」他说，「但你不需要撑那么久，有人去挖你了！」

我能撑过去么？

我不知道。我的双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手机里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

我女儿已经不在。

大仇得报，我甚至连撑下去的信念，都拾不起来了。

「你现在睡着就全都完了！一定会死！！」他大喊着，「别睡！！别睡！！！」

可我身体已经到极限了。

我能感觉到，自己每一存神经，都犹如油尽灯枯在熄灭。

「你知不知道，我在她手机里看到了聊天记录。他们是真打算继续干这个生意！」

「是你救了那些人！」

是么……

我感受到了棺材的微微震动，似乎是压在上面的厚重土层，正在被铁锹挖掘。

可是我的意识已经涣散了。

双眼抑制不住地上翻，眼前只有一片黑暗，将我一点点吞噬进去。

「别睡！甘凝娘！我甘凝娘！别睡！」

他大喊着，将我骂他的话还给了我。

「我还没找到你女儿的尸体，如果你睡了，我就把她带回国安葬！」

「你希望我把你们合葬对吧？我告诉你，没门！踏马的想都别想！」

「什么大使馆都不好使，你敢睡过去！我就一定让你们娘俩分开下葬！让你到死都见不到她！老子踏马的说到做到！」

真是……

「甘……凝……娘……」

我艰难地，含糊地说着。

牙齿，死死地咬住了手指，血肉模糊。

钻心的痛，刺激着脑袋里的神经。

棺材的震动越来越强了。

一根手指麻木了，又换了另一根。

「等我。」他说，「我们一起去找孩子。」

微弱的光线，穿过缝隙透了进来。

我会等着他的。

—end

番外：回家

1

那天之后，我找到了我的女儿。

她躺倒在荒路旁的草垛里，胸口中了弹，血已经干了。

她再也醒不过来了。

2

几天后，我抱着女儿的骨灰，住进了陈钰的家里。

他家不大，墙上挂着他孩子的遗照，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在他楼下，就是他的「公司」。摆满了诈骗用的电话，还有多部电脑。二手烟和汗馊的臭味，在楼上都能闻到。

我蹲在地上，给孩子们烧着纸钱。

我边上的男人，轻轻地说了一声「抱歉。」

他是陈钰。

瘦瘦高高的，穿着花衬衫。

他仍然不免愧疚，若当日他早些相信我，或许我的女儿，就不会……

我没有怪他。

接下来，我会带着女儿回国，我会主动去自首。

但是在那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3

「你知道吗，现在对所有人来说，我已经死了。」我对他说。

是的，当我被从地里挖出来之后，我对陈钰的第一句话便是：

「告诉大使馆，我已经死了。」

他不理解，但还是照做了。

今天，我将告诉他我这么做的原因。

「因为我的死，能让我前夫恐惧。」

「那恐惧是他上钩的诱饵。」

4

还记得先前，我被困在棺材里。

我录了一段话，揭露我前夫，合伙我闺蜜，谋财害命的录音。

本意是通过国内的媒体曝光，让躲在国内的前夫无处可逃。接受法律的制裁。

但是，用陈钰的话说，「时间紧，任务重，实在是腾不出手了」。

他没来得及发给媒体。

时间，回到那日。

我从棺材里被挖出来之后，陈钰载着我，在山路上狂飙，往最近的医院赶。

新鲜的空气涌进车内，我大脑充血，晕眩得几乎要死去。

「没事了，已经没事了。」他踩着油门，安抚我，「快到医院了。」

这时候，他的电话突然响起。他看了一眼，接了起来。

他听了一会。

「是的，人在我车上……」他说。

「大使馆位置在哪啊？不是，我得先把人送医院……」

是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对，我知道她是被谁埋的……」

「全部情况？我靠有点复杂啊，你等我捋一捋啊……哦对了！我有个录音，我发给你们你们就懂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模糊之间，我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似乎，大使馆也尚不知晓。

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我前夫和我闺蜜谋划的。

机会。

让我前夫，血债血偿的机会！

我半躺在后座，想要让陈钰等一下。

可是，我很难发出声音。

终于，我艰难地按开了安全带，身体从后座重重跌下。

陈钰听见动静，错愕地从后视镜里看我。

他注意到我，在轻轻地摇着头。

他反应过来，挂断了电话。

他停下了车，我喘息了好一会。

「告诉大使馆……我已经死了……」终于，我能够发出声音。

他愣住了。

「还有……那个录音……」我说，「不要发给任何人。」

说完后，我彻底昏死了过去。

5

很幸运，陈钰按我说的做了。

在医院醒来后，陈钰对我说。

他告诉了大使馆，我在送医的路上，没挺过去。

「当然了，他们想要帮助你的尸体回国，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一直拖着……」

「先不要和他们联络了……」我身体虚弱，但还是想起了什么，「这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么？」

「倒不会……我手机号一大堆，查不到我的。但是……」

「你不让他们知道真相？」他无法理解，「图啥？还想着保护你前夫吗？」

我摇了摇头。

答案是，恰恰相反。

因为通过陈钰的那通电话，我确认了一件事：

当日，陈钰向大使馆求救的时候。

他只来得及告诉他们，我被地方武装给活埋了。

以及武装的势力归属，联系的方式。

至于活埋的原因，幕后的主使……陈钰时间有限，不得不匆匆挂断，赶着最后那点时间，去围堵我的闺蜜。

庆幸于，我在昏迷前，最后做下的那些安排，及时阻止了他和盘托出。

现在除了我和陈钰。

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前夫是真凶！

他还是自由的。

而他的自由，就是我需要的！

6

时间回到此刻。

我们给孩子烧着纸。

我拿着闺蜜的手机。那上面的聊天记录，止步于我和前夫的对话。

我伪装成闺蜜，告诉他：

你前妻的尸体，已经被地方武装，转交给了大使馆。

国内并不安全，回国有很大风险。

说不准，地方武装已经透露出了我们的交易。

跑！越快越好！

来这里吧，硬盘就在我手里。

我们足够做土皇帝。

他想要和我通电话，被我以「你在国内，有可能已被监听」为由，强硬拒绝了。

他确实有所怀疑。

但是……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我所料发生了。

我本人的死讯，通过媒体，传到了国内。

那么，地方武装为什么没有隐瞒这个秘密？

地方武装，是否已经供出了我们？！

这一系列的问题，足够让他日夜惊惧。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大使馆的态度——因为他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能强调，生死尚不明确，正在努力寻找我的下落。

可他早已惊慌失措，在我这里，只能得到更恐怖的解释：

「他们是想麻痹你，在逮捕你之前——否则怎么会这样模棱两可！」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手机上，最后的一条，是他出了国门。

他坐着前来接他的本地摩的，赶赴我和他约定的地点。

纸钱焚烧殆尽，只剩下干枯的灰烬。

「因为我的死，能让他恐惧。」我说。

这里的气候，要比国内湿热很多。

不知不觉中，我也习惯了凉鞋和花衬衫。

我坐上了陈钰的车，驶往那个约定的地点。

杀人的地点。

7

天色越来越暗了。

我们约定的那个地点，是一个没有人烟的荒路。

陈钰的车，是一辆老旧的越野车。此刻，我们就停在路旁，安静地坐在车里。

安静地等待着。

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我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渐渐地，道路的前方，驶来了那辆本地的摩的。

司机早就收过我们的钱，催促着后座上的男人下车，随即，便头也不回地驶离了。

那个抱着包，下来的男人。

就是我的前夫。

在这荒无人烟的道路上。

只有这辆老旧的越野车，静静地等着他。

「打开双闪。」我对陈钰说。

车灯闪烁。

我的前夫，招了招手，朝我们走来。

然而，这注定是一条让他永生难忘的道路。

在道路的一旁，有一个提前挖好的深坑；

我看见，他惊疑不定地望向了那个深坑。

曾几何时，我也惊恐地在心中自问这个问题：

那是做什么用的？

挨着那个深坑的，还有一块地；

明显被翻过，像是在里面，已经埋过了什么东西，成年人大小。

陆璐就在里面。

就在离他不到几米的地方。

陈钰的车，还在打着双闪。

我的前夫终于警惕起来，他停在那，给我打来了电话。

这是我第一次接通。

「陆璐，下车，让我看见你。」

我能感受到，他的呼吸里都是恐惧。

距离已经很近了，足够了。

我没有说话，拉开车门，下了车。

他脸上的神情，就仿佛见到了鬼一般。

「好久不见。」

我朝他笑起了来。

他惊惧地丢下电话，慌不择路地逃着。

天色昏暗，整片天空几乎要压下来。

他逃不掉的。

8

我的前夫，手脚都被捆着，嘴被胶带粘上了。

后脑勺渗着血，是他转身想逃时，被追上去的陈钰给予的重击。

我探过了他的鼻息，他还活着。

我翻检着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证件、手机、钱包……

全部收走后，我用力地拍打着他的脸颊。

终于，他模糊地睁开了眼睛。

瞬间，他剧烈地挣扎，嘴里发出了痛苦的呜咽声。

可是，都是徒劳的。

他双眼流着泪，祈求地看着我。

他很想说话吧，那个时刻，有无数求饶的话，有无数交易想提出。

只要我能放他一马。

「知道吗，我的女儿，在这里，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说。

「可是没有人在乎她说什么。」

「没有人肯给她活下去的机会。」

「你害的。」

他流着泪，脑袋在地上碰撞着，像是在给我磕头。

我沉默了好一会。

「你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毕竟爱过你……陆璐也说过，你的打算，是让孩子活着回国……」我说。

他的眼睛里，爆发了新的生机。疯狂地磕着头，用力地呜咽着。

「如果你诚心悔过，我可以放你一马……」

或许他也没有想到，我撕下了他嘴上的胶带。

在那之后，他仿佛一只受惊的动物，声嘶力竭地，说了无数忏悔的话。

说他对不起我们娘俩，说他不是人，说他没想害死女儿，说他看错了陆璐。

我只是平静地等他说完。

最后，在他惊恐地目光中，重新粘回了胶带。

「嘘——嘘——安静」我安抚着他，「你忏悔得很好。」

「只是，我女儿听不见了。」

「你的忏悔，没有意义。」

9

他沉重的身躯，被我推进了深坑。

执着铁锹，往他身上，填埋泥土。

我特意留了神，所有抛下的泥土，都避开了他的脸，他的眼睛。

我要让他看着自己，一点点被活埋。

他原本还在挣扎，但泥土越来越多，凭他的力气，已无法挣脱。

突然，觉得很讽刺。

原本，这是他给我设置的结局才对。

陈钰在一旁抽着烟，思考着什么。

先前他想帮我搭把手，但是被我拒绝了。

这是我和前夫之间的事，只能由我来完成最后一步。

「真打算回国？」陈钰问我。

他是知道的，回国后，等待我的是什么。

「嗯……我要送女儿回家。」

「我代替你呢？……」旋即，他也意识到了，对于一个母亲而言，陪孩子的最后一段路，只能是她自己走完。

他挠了挠头，叹了口气，「一起回吧。」

我填埋着泥土，愣了一下。

「我也想回去看看孩子了。」他说。

「我的房子，大概率也是保不住了，肯定会被司法拍卖。」我说，「但我这些年的工资是合法的，加一起，也是一笔积蓄。」

「咋还谈钱呢？」

「不全归你，我会给你一个地址——我和女儿，以前住的那个次卧。」

「那房子挺偏的，不值多少钱，帮我把整套房子买下来，加钱也要买下来。」

我说，「收拾干净，让我女儿回到那里吧。」

就好像，时间回到起点。

我还在加班，她还在那里等我回家。

终有一天，我会回到那里。

抱住她。

她等到了我，我重新回到她身旁。

「这要是一直没人住，得积老多灰了。」他挠了挠头。

我看向他。

他踌躇着，「……我打扫收拾也是很拿手的。」

「你确定？你公司和你家乱成那个样子？」

他尴尬地笑起来，「多练练就好了，业务水平总得花时间练嘛。」

「……」

「……」

我们沉默了很久。我回过头，专心地填埋最后那些泥土。

厚实的泥土，再看不到我前夫的痕迹。

只有铁锹翻动的声音。

「……你会等很长时间的哦。」我说。

「嗯，我会在那里等你的。」

很奇怪，明明我们正在活埋杀人，却聊起了未来。

10

.....

无人的荒道，被掩埋的深坑。

覆盖上了枯草，无人知晓。

我们乘坐着老旧的越野车，在路上慢慢行驶着。

天色已晚，前路黑暗。

车上的灯却将眼前照亮。

黑夜的尽头，似乎也没那么可怕。

—end

